

金仁山先生文集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附編卷之五

後學東湖董遵編輯

十八世孫律重梓

爲師議服

宋咸熙戊辰十二月北山何先生卒王魯齋謂金仁山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子其思之仁山議用白布深衣而純以素冠用素冠加經於內而以生絹加於外經用細麻帶用細苧魯齋聽議用元冠端武加白巾謂卽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經及仁山往問

張伯誠乃不以爲然曰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于俗非北山之志也爲吾黨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可表此而亦不甚駭於俗且今爲古服魯齋服之可也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於是魯齋約日成服伯誠不往魯齋曰其耻與吾人黨乎仁山曰伯誠非耻與先生爲黨耻與履祥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爲朋友之糾彈可也按二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

師友之義則一

傳道白雲

金華許謙聞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先生曰  
士之爲學者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旣加酸醎頓異子  
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  
子耶謙聞之惕然時先生年七十而謙年三十有一  
矣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  
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  
其歸于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  
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上俱見  
縣志

仁山遺筆

仁山先生將易簣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於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後學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編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

挽金散翁

魯齋王文憲公有挽散翁詩云澗水之西巍然一峰是曰道峰翔舞而東林巒蔚蔚邱壑渾融雍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頎頎生有異質

學敏而博心廣而實乃孝乃睦乃大其識教子一經  
維寬而栗教人盡已維已無數選舉法壞取士以文  
決于一夫舟升遂分良才美德所甘隱淪負我求我  
負人非人兩語垂訓風俗返淳我之識翁因翁二子  
典型是親翼翼疊疊曾不幾見翁遽不起我來哭翁  
亦已晚矣匍匐之義真可愧死我既哭翁亦相佳城  
手嶂矗矗萬壑法法一邱永闕昭明土征萬壑法法  
千嶂矗矗子子孫孫載昌載毓此見仁山之家學矣

書仁山先生集後

許謙

先師仁山先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獨

求千古聖賢之沁沅潛反覆覺與史氏所記者大異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囊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記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夸繁蕪考察証據坦然明白其于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詞與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

上劉約齋書曰

先師仁山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第其於學也於書無



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  
不倦治身接物益無毫髮之歉可謂一世通儒

又上約齋啟曰

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夸  
使讀晦菴之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跋夫子之墻而見  
宗廟之美携手提耳且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  
巍乎其大也

輓詩二首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魯獻策私淑幸遺書  
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又

繞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  
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  
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  
遺言猶在耳一慟悶幽宮

濂洛風雅序

唐良瑞

詩者志之所之也志有正有偏有通有蔽則詩有純有駁有晦有明故偏滯之詞不若中正之發而放曠悲愁之態不若和平冲淡之音生於其心則發於其言發於其言則作於其事所關非細故也良瑞幼而好詩然有激於其中則必見於其外是以好爲奇崛跳踉之句發揚蹈厲之辭間亦自覺其露而未有以

易之者仁山金子吉甫翁館我齊芳書舍數日相與  
縱言至於詩因見其所編萃有曰濂洛風雅者開卷  
徐展但以師友淵源爲統紀而未分類例然皆涵暢  
道德之中歆動風雩之意淡平者有淳厚之趣而浩  
壯者有義理自然之勇言言有教篇篇有感異乎平  
昔之所聞因相與紬繹之竊以爲今之詩非風雅之  
體而濂洛淵源諸公之詩則固風雅之遺也第風雅  
有正有變有小有大雖頌亦有周魯之異體則今日  
風雅之編不可不以類分也於是斷取詩銘箴誡贊  
詠四言者爲風雅之正體其楚詞歌操樂府韻語則

風雅之變體其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其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也類聚而觀之條理明整意味悠長因以私淑子姓而朋友間見者亦皆欲得之因錄諸梓與同志共焉若夫味其詩而泝其志誦其詞而尋其學觀其一二而求其全集則又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嗚呼龜山載道而南伊洛宗派在中者自文公淵源錄已難盡考又况百五千年之後乎北方之學者必有得其傳者矣近聞許魯齋師友傳授之盛然其文章皆未之聞雖文公諸門人文集亦多未出嗣是倘有所得又當續編云皆元貞丙申四

月既望

請入鄉賢祠祀先生文移

吳師道

嘗聞有道德者歿則祭于瞽宗今學有先賢之祠古  
遺意也若乃立德立言可泐可師當今之所表章學  
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于祀豈不爲鄉邦之深  
耻學校之缺典乎竊見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  
父世蘭谿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  
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無不博通長師魯齋王文  
憲公栢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實學于勉  
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

表裡誠篤神氣肅和舉進士一不利棄去以文義遊  
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爲在位者所阻格宋季以迪  
功郎史館編校名已不及用隱居在山下著書以淑  
後進大德中本道帥臣及部使者敦禮延致聽授講  
學翕然鄉方未就而卒所著尙書表註大學章句疏  
義刊于婺江東憲司刊指義于宜學通鑑前編近蒙  
本道憲司命婺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  
孟集註考證傳學者文集藏于家先生道德無忝于  
前修論註有裨于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雖一時  
之未遑豈公論之終泯况先生後嗣貧窶非欲藉是

以庇身而其見義舉揚亦非托之以要譽如蒙轉聞  
有司祠之學宮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憲  
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奉安仁山先生神主詩二首

我里堂堂有碩師窮經白首竟誰知諸君宣化文明  
運百世流風道德祠鄉曲論公身沒後衣冠色動禮  
成時服膺私淑遺編在豈乏方來秀杰姿

仁山山下故書藏上泝真傳自紫陽策秘當時山海  
變道行異世日星光先生永配千年社學子濃熏一  
瓣香端藉廣文崇教事相看不恨鬢毛蒼

金文安公仁山書院記

董遵

仁山書院者爲崇奉先儒仁山金先生而作也先生居仁山受學魯齋王先生從登泚山何先生之門泚山嘗親炙朱子高弟子勉齋黃先生厥後仁山又以其學授白雲許先生推源統緒四賢者實朱門世嫡始東萊呂子與朱子南軒張子友倡明正學允矣東南昀峙蓋百五十年一鄉五碩儒相繼挺生咸以斯道爲已在世稱金華小鄒魯云東萊在宋有麗澤書院元有北山書院四賢書院我師楓山章公與聽庵鄭公恒慨夫蘭谿仁山闕里也而書院獨無非缺典



歟于是前郡守維揚趙公創議相基得城中所謂天  
福山卽慈明佛院廢址者巋然高朗可以有作旣而  
郡守東山劉公至以茲事首風化亟是焉圖適郡判  
毘陵趙公來視縣政經畫旣定遂以督役委于仁山  
宗裔曰鏞者間則郡丞濟南張公時和協贊而前令  
周君勲今令錢君炯亦與有力焉構于己亥夏完于  
戊寅春堂肖先生神像門揭仁山書院煥然新廟之  
規固盛舉也今郡守關西王公偕郡丞公一日涖縣  
瞻拜之餘相顧喟曰是固高山仰止之地也鄉有楓  
山迹文廟鼎新已有記矣茲院顛末屬諸其門人不

亦可乎郡丞公譏及遵爰語錢令見喻焉遵愕然自  
失晚生無知安敢冒昧固辭之而郡丞公固強之不  
敢已也竊惟仁山之學上沂朱子之傳北山所示曰  
省察克治魯齋所示曰涵養克拓語雖甚簡先生服  
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當時議者以何之清介純  
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則親承  
二先生之教而克之已者也其示白雲旣曰聖人之  
道中而已矣又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  
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則其師友淵源粹然一出于正  
蓋可見矣抑吾同志又有論云君臣人之大倫道之

不行聖人雖已知之猶謂不可廢也仁山生值天步  
艱難尙欲有爲志旣不行宋亦不救憤惋鬱紆一飯  
不忘睨彼仇方乃惟夸狄春秋之義尤慨于喪故前  
編末語良工之心良獨苦矣其曰予之所悲又有大  
於道原者孰其知之孔子于夸齊箕子皆稱曰仁若  
先生其亦求仁得仁矣乎嗚呼後之學者誦其詩讀  
其書論其世欲知先生心迹之微其尙究于斯哉書  
院旣成趙公且將梓仁山文集以傳于世皆可書也

仁山金文安公傳畧

章 贊

金文安公諱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其先本劉氏

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  
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於  
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  
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有  
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  
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克極于用及壯知向濂洛之  
學遂棄舉子業師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  
學于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  
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  
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

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  
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幽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  
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  
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  
清猷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與先生先所上書咫尺  
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  
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先生屏居金華  
山中兵火稍息則上下岩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  
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悠然至于接物則盎然  
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于分義有故人子

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先生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矣文定文憲之喪先生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係于倫常也先生嘗謂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秘丞劉恕爲外記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填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解經爲詞乃用郤氏皇極經世

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  
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係事斷自唐堯以  
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  
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晚  
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  
後王所當法戰國中韓之術其苛恣亂政亦後王所  
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如著書曰大學章句  
疏義一卷論孟集註考證十七卷尙書表註四卷謙  
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  
上其書于朝初先生見王文憲首問爲學之方王告

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文定公何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截斷爲人又曰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議者以爲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于已者也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聘爲之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攄發其蘊學者始知有義理之學晚歲築居仁山之下學者不敢字之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



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先生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章贄曰先生幼而敏慧授之書卽能記誦比成童補弟子員屢試前列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棄舉子業師事魯齋王公而受學焉旋又因魯齋而登北山何公之門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旣密造詣益精蓋何王學本于勉齋黃榦而得朱子之嫡派其受授淵源粹然一出于正素抱經世大志凡星緯方輿禮樂刑政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研究其微而推極于用嘗以布衣遊公卿間進牽制禱虛之策時不能聽及國勢阽危始思其言而莫救徒令人扼

腕而長太息也至當胡元御宇之初詔使侍御程文  
海訪求江南人才先生正年當服政倘出而以遺逸  
應世則展生平之夙負豈不可與許魯齋吳草廬同  
類而共稱之也乃先生窮居獨善而冥鴻高飛卽甲  
子紀年一事觀之而其敦行明誼之大節何減于桐  
江之風維漢鼎栗里之靖節晉室也哉至其晚年上  
築仁山之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  
指皆可誦法所著通鑑前編元世本道憲司命婺學  
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若大學疏義中庸標註論  
孟考證我成祖皆載入大全固已萬世不磨矣而又

何俟後學之贅言也哉

金仁山先生年譜序

徐 袍

婺之學蓋始自五先生云成公世學以關洛爲宗而  
文定親炙勉齋得考亭之奧授之文憲仁山先生並  
師二氏而克拓衍繹以開白雲之傳一時里閭學士  
彬彬向風婺以此稱小鄒魯云然余嘗聞之儒者之  
學所以昭揭人文蹈修聖軌而匡世風也元之變極  
矣爲宋臣子宜共憤然傷之而當時章縫之士非惟  
莫之傷也乃俛焉臣之不顧可謂儒者之道如此乎  
先生宋之遺民也自德祐之難遂高舉不屈而前編

之敘亂稿之題箕操之廣泣然有餘悲焉斯其心可  
與汨汨汶汶者道哉顧其名猶以著述顯而敦行明  
誼之節猶若有未白者余是以譜而表之俾世之學  
儒學者監焉

宋徵士仁山金先生言行錄序 徐 袍

余每觀宋元間事未嘗不愴惻流涕也至讀宋遺民  
錄則又慨然慕者久之曰嗟乎宋何烈士之多也或  
曰宋養士厚士故報之然則忠義之道顧發之自上  
耶抑養不養報不報在其位者急而下則緩耶殷之  
末焚炙剝剔之刑加諸有位其亾也義人頑民死且

不悔彼豈有所感而報耶夫君臣之誼根諸天經具人形者同有焉君子明理養氣斥絕世紛盡其心以自終焉而已顧視養而上下其報乎我仁山先生金子于宋氏爲遺民禽粟不相及而慙嫠于邑抱一以終此所謂求仁得仁報不以養者哉先生在宋嘗以史職召不用殞于元故傳在元史後人遂因以爲元人鄉祠木主書皆從元余爲諸生時質于余師章素庵同請于學易其主題之做朱子靖節書例稱徵士冠以宋蓋從先生志云抑先生平生以道學顯故不仕改世一節世多忽之然後所謂忠義非道邪其所

著述立于世久是以不敘敘其軼事

奉章廷式先生書

董遵

昨至都下本欲請教毒暑中恐往來不便非敢取踈  
君子之門也幸惟亮察吾鄉文獻荒落賴在先生扶  
持嘗抄得仁山文集一册實出吳禮部家藏後生又  
拾遺得若干篇又得仁山行狀挽章等篇附錄于後  
粗已成編潘南山孔修嘗作序矣乞先生重加較正  
并求後序亦表章之盛事也惟高明圖之

仁山先生文集序

徐用檢

昔朱元晦先生始謁李愿中先生語之曰天下理一

而分殊令君子何處騰空理會得一個大道理更不去分殊上體認朱先生唯焉憬然悔悟遂去分殊上尋理之一由斯而觀理曷以一分曷以殊耶愚生也晚幼侍仲父仲章先生則每聞仲父稱述先生賢間窺仲父所編先生年譜中載先生語許蓋之高第明理一分殊之旨而喫緊以分殊又曰聖入之道中而已矣愚竊記憶之比年十五而仲父逝矣惶惶慙質四顧寡儔旣弱冠而闖然以庭闈之誨習隨厭末俗而嚮方焉遊泮忝仕或進或退四十餘年間雖甚慙魯鈍而未敢廢學也然而竊自聖經得之記之言曰

先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源委也此之謂務本夫  
天一生水汨而爲原泉盈而爲科涯而爲川放而爲  
四海何莫非水也然而原泉可盡水之量乎匪原泉  
則無水匪四海則靡盡水之量虞廷精一執中而親  
睦風動協和萬邦此君子之所前覩也孔聖之門難  
爲言矣非難爲言也難于體與用之協一也是不得  
已而然也孔而後爲孟之世卽入群緒怪迂不經或  
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之境而不由君  
臣父子綱常大道之施比考佛倪兩漢而佛濫觴于  
晉梁噫敝也久矣唐之韓愈隋之王通亦猶燭火之



光也不有宋之周子二程張朱子曷續如綫之緒乎  
仁山先生蓋得之何子恭王會之二先生之傳而爲  
朱學之嫡派也今讀先生靜佳樓之詩曰儼若思時  
居此敬寂然靜處感而通此雖一斑而儼思寂然感  
而通天下之故千溪萬派一敬流行無所往而不逢  
其源蓋于李朱二先生之授受不爽衡度也故平居  
儼然終日出處分義各當其殊及徵之經世大畧間  
于天象地形兵刑禮樂靡不研究竒策不用歸隱華  
山甲子紀年署前聘士年譜序云先生敦行明謹不  
徒以著述顯近是也迨其著述散佚已多則以嫡嗣

無存之故而所藏有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亂稿噫稿  
皆出自正傳吳子家而道卿董子增入多篇彙以成  
集者愚亦錄而珍藏之茲歸自留都適裔孫文學金  
應騶祠生金有爲輩復持是集以索愚序愚惟先生  
之文析微徹義自成一家言律詩取意而不泥律首  
風意宣而語勁純如也其間復見天心之篇次農之  
說廣箕之操過釣臺之題歌古魏晉之章辟之鴻隼  
乏采而羽翰戾天夫言者心之聲古今人莫之能違  
也而先生所註精表春秋之志者則在通鑑前編一  
書繹其義不謬于聖人而尤折衷于詩書執禮之訓

不遺于舊史諸子之旁求乃其自序則云王仲淹續  
經有作聞變而泣然出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  
者將興堯舜之治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所爲  
志也夫世之學稔有乖于分殊者矣傳朱者其究支  
離影響競註釋之長而昧于協一挽朱者矯枉過直  
而卒之炫竒獵禪蕩佚天命人心之正而莫之底止  
然則先生之學微之文脩悉其行事之實使其得孔  
聖爲之依歸則豈惟度越諸賢將謂之曰曾孟之興  
體而微可也

題仁山先文集後

章 品

我蘭谿在宋實多先哲若范相國文肅公鐘范賢良  
先生浚群奉祀困應開州鏞皆有著述發明聖經遵  
崇心學至仁山先生金文安公履祥得金華北山何  
文定公基魯齋先生王文憲公栢之傳造誼益深著  
述最富又得白雲先生許文懿公謙傳其學故當時  
號吾婺爲小鄒魯以有東萊呂成公祖謙倡導于前  
諸先生承繼于後可謂盛矣仁山先生之著述具在  
國朝大全者固萬世而不可泯至其遺文故稿片言  
隻字流落鄉邦者迄今二百餘年猶有存者豈非以  
吾道命脉人皆知所愛護人心天理人皆知所珍重

故能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亾也與先生之學淵源  
所自雖有得于何王二先生然其造詣之精深見識  
之超卓亦未必無出于師傳之外者其見道其析理  
于程朱之學殆未可以輕議之也吾友董道卿得先  
生遺文二冊上虞潘孔修旣爲之序又自溧陽寄予  
畱都復囑爲之跋品捧誦再四欽仰文辭高古議論  
正大無非寓道之言及讀柳太常之行狀又知先生  
祠于學宮雖當時公議之不容廢亦禮部吳先生正  
傳與有崇重之力焉道卿表彰先生遺文之心與吳  
禮部之心蓋異世而同符者嗚呼人亡而其言不亡

世遠而舊學猶在斯文一脉之親其可誣哉

題仁山先生文集後

董遵

右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五卷實遵所編校者  
嘗考柳文肅公狀先生所著雜詩文若干卷藏于  
家有曰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亂稿仁山噫稿  
皆先生自題及考禮部吳公題先生手筆冊謂其  
子孫不能有此冊乃鄉人何謹仁所藏噫先生文  
字散落久矣無聞乃者遵於禮部裔孫家借觀遺  
書偶見所謂先生手筆冊者一編亟求錄之亦非  
前稿全書也又嘗閱鄉賢諸集間載先生之詩之

文得若干首并有及於先生者若狀若挽若序若書若詩若干首總曰仁山文集上虞潘孔修旣爲之序香溪章廷式復爲跋之遵恒欲詮次以傳學者乃未及也今調官海外間取而校之第爲五卷其一其二其三其四皆先生所自作其五則附錄諸公爲先生而作者書成識此於集後見是集之顛末云尔若夫先生道學師友之淵源則固有前輩成語在覽者詳之

仁山先生故宅

在純孝鄉十四都桐山

按公產于上金距祖族桐

山二里許後講學于仁山之下因稱仁山先生

仁山先生祠

縣西天福山卽書院

仁山先生墓

純孝鄉仁山後隴羅後山之下兩峯對立中有圓墩  
地名小釣

仁山書堂

與道峯山相對先生中年所築北山何文定公爲書  
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往往受業于是先生晚年寢  
疾白雲許先生自金華草屨徒行冒雪來此問學今



堂廢壞人猶稱其地曰學堂云

講道齊芳

齊芳書院在枉竿山之陽金仁山先生常講道于此  
爲唐良驥德之建以延先生者其弟良知良史良瑞  
皆學于是而良瑞號石泉尤知名嘗取仁山所編濂  
洛風雅分類例板行于世良瑞爲序其首

書綵衣堂

枉竿山之陽鄉人范寵所作以悅親者仁山爲書其  
扁今四百餘年矣堂廢扁存

重樂精舍

縣西北四十里葉克成居士築室以延仁山先生而  
白雲許先生來就焉仁山親爲扁其室曰重樂精舍  
道傳柳先生過訪詩云山高殘雪凍雲根笋籜啞啞  
村復村莫道山中無樂事梅花澗水日黃昏其詩書  
于五星廟壁字如碗大筆法道勁四百餘年今猶在  
廟前壁不壞似有神靈護之者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附錄卷之五終

